



人生最大的重逢，莫过于生，最大的告别，莫过于死。人人皆渴望相逢与厮守，人人皆不喜告别。

人生 不过一场告别

本报记者 潘国志

从剃头到理发的 时代变迁史



时有风吹/文

离开家乡多年之后，我却经常隐隐地怀念那些剃头师傅们，他们曾经是我儿时生活的一部分，想起来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

从儿时起，我对剃头就有很深的印象。记得南门的城门洞旁边有个剃头店，里面的陈设很简单。一张“吱呀”作响的木椅，墙上的一面斑驳的大镜子，脸盆架上是千人共用的毛巾，脸盆也是，还有荡刀布、剃刀、推子、热水瓶。用店里的毛巾擦脸，有一股奇怪的类似碱水的气味，直到现在我还隐隐记得。

剃头的是一位比较年长的师傅，至于姓啥名啥已没了记忆。但我依稀还记得那时理发的情景：轮到我了，他取下搭在肩上的毛巾，利索地拍去椅子上的发屑，然后招呼我坐下。待我坐定后，抖动披布，不紧不慢地给我围上。随后，清脆明快的推剪声在我耳边响起，剪落的头发，飘飘洒洒地落了一地。

头发被推剪一圈后，寒光慑人的剃刀就登场了。我最怕剃刀了，当听到刀口在荡刀布上刮磨的“喇喇”声，我的脖子都会不由自主地缩紧。因为小时候，父亲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徒弟学剃头，师傅教他先用剃刀在冬瓜上练习，不一会儿，师傅让他去打水，他应了一声“噢”，将剃刀插在冬瓜上，转身去打水了。久而久之，养成了习惯。学习期满，徒弟正式给人剃头。这时，师傅又叫他去打水，他又“哦”的一声，随手将剃刀插在人的头上，转身去拿水桶……

这当然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了，那时剃刀划破皮肤的事虽屡见不鲜，但再蹩脚的剃头师傅也是不会把人的头颅刮开的。我在剃刀下那个担惊受怕完全是多余的。

在店里，我们男孩子一律被剃成学生头，头顶以下的头发几乎都被剃去，下边露出青色的头皮，遇上天冷则凉飕飕的。那时，刚刚过头的男孩子都很难看，走在街上会被小伙伴嘲

笑、捉弄。其实我每次都希望剃头师傅能将我的头发稍微留长一点，但很难，因为外婆总在他身边说：“短点、再短点。”她觉得不剃短就吃了亏，因为两个月剃一次，比一个半月剃一次，一年能省四毛钱。噢，忘了说了，当时我们剃头两毛一次。

那时，大人们剃头可比我们小孩子麻烦多了，比我们多上好几道工序，正襟危坐剃完头后，还要满脸泡沫躺在椅子上刮脸、剪鼻毛。那时，大人剃得最多的是光头、平头，但偶尔我也会看到个“大背头”。

给大背头理发，剃头师傅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剪刀用得少，推子用得少。剪好头发后，胖师傅会用篦梳一般的東西不停地把他的头发往后梳，让他的前额显得更加光洁宽阔。大背头，只有吃公家饭的人才可以留。那时，大背头、中山装、左上兜插支钢笔，是干部的装束，走在我们乡间是很威风的。

到了我上中学的时候，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，在小镇的西门街，突然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很多发廊、美容美发店。那时，理发不叫“剃头”了，而改称“剪头发”。我从初中开始，就没再被外婆押着，去城门洞那儿理过发。我庆幸终于能摆脱那个难看的发型，可以自己做主，让头发哪里长点、哪里短点。但刚开始我一个人去理发店，心里总是犯怵，要来回把西门街走上两遍。一般情况我会找间不很显眼的店面，一个人灰溜溜地，磨蹭着进去。

我挑的理发店，一般是顾客少的，正赶上理发的“老师”得闲。进去入座之后，没什么话可多说，问我剪什么头，中分，三七，四六？我当然选当时最流行的中分。理发“老师”立马给我围上围布，他（她）剪发的手法是娴熟和麻利的，而且用的是电推子，“嗡嗡”声中，大堆的头发就被推了下来。有时，发屑会掉进我的鼻孔和衣领里面，我会极力地忍着不吭声，因为我认为“洗、剪、吹”在那时是高高在上的新行业，“老师”也是些衣着时尚的俊男靓女，你在下面打个喷嚏或扭捏身子都是对他们的不尊重。

剪完了，去水盆边冲洗一下，不过常常不是热乎乎的水温，说不定时冷时热的，让你无法预料。记得我第一次躺在洗发椅上好紧张，脖子僵硬，给我洗头发的姑娘一个劲地说：“放松，你要放松。不放松脖子，我这样抬着不好洗啊。”越说越难受，我差点当场就跑掉。但那次给我洗头的小姑娘，她的手指很是轻柔 and 麻利，这点让我很怀念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镇上理发从两元钱，逐渐涨到了五元钱、七元钱。理发店也越开越多，他们在门前打出亮丽的灯箱广告，店里贴满各种发型图片，很多人为了选个好发型，不惜转遍整条松门街，有的人就到处打听哪个理发“老师”好，就固定在那里理。那时，在西门街和红楼路的路口，有间理发店十分火爆。这间店是一对兄妹开的，他们人长得漂亮，剪出来的发型也时尚，吸引了镇上许多人来理发。当时，供销社、水产公司等单位里的帅哥靓妹常常光顾这个发屋，剪发、染发、烫发，兄妹等三四个人一齐忙，都应接不暇。他们发廊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客人越来越多，兄妹俩就分开来开店，也就不断地搬家，搬到哪里，这些回头客就跟到哪里。后来，我也成了他们家的老主顾。因而，说起西门街的理发店来，我对那段历史记忆特别深。

进入新世纪，社会相互交融更加频繁，理发这个行业也随着社会大潮不断地变化。现在的理发店和过去的不可同日而语，虽然门口还是标志性的三色旋转灯，但内容不同了。各种发式应有尽有，各种新鲜名词不断变换，“发道”“发艺”“造型中心”“美容院”叫得我都有点晕。每次理发的时候，我都要定睛看一看是不是理发的，怕走错门，怕搞错里面的服务内容。

今年，我回了次老家，经过城门洞时，又看到了那个儿时的老剃头店。但里面那份我曾熟悉的祥和、安静不见了，理发椅子旁边没有了荡刀布，也没有满脸白色泡沫刮胡子的老人。它现在虽还是个理发店，但店面已换成了落地的玻璃门。

特殊的日子
眼睛不够用
云雾缭绕在心头
视线毫不顾忌地模糊
思维无法醒来
名字坠落在悬崖峭壁间
找不到风的方向
总想要与山脉一起
倾听时光的呻吟
把造孽的昨日扔进峡谷
不让蹩脚的诗句纠缠
此时，慵懒迟到的太阳
不合时宜地凑过来捣乱
将峰顶树枝上的露珠
一颗颗无情地赶了下来
我随即抽回跨至崖边
沉重得似铅一样的双脚
退坐回凉亭的倚靠上
冥思不得苦想
是否要将缓缓飘落的名字
重新呼唤回来？

黄定堯我的名字坠落于悬崖

周日下午，是道别的时光。我们一家三口要离开松门，回到温岭，重新投入城市生活。儿子“巧克力”坐在安全座椅上，隔着车窗与奶奶道别，眼眶有些湿红，小嘴巴瘪了瘪，似乎要哭。好在母亲再三宽慰，才没有哭出声来。

道别的时光很短，车辆很快驶上石松一级公路。正专心开车，“巧克力”突然说，要停车尿尿。正巧车子经过加油站，就顺道拐了进去。抱着他下了车，岂料刚一落地，他的眼泪就“啪嗒啪嗒”掉了下来。

“我不要和奶奶告别，我要在松门。”伴随着眼泪，是“巧克力”的哭诉，他甚至要扭头步行回松门去。

无论我怎样哄劝，“巧克力”都不肯停止哭声。还是妻子有办法，见状和他讲起了道理，并许诺周五傍晚再来松门，“巧克力”才破涕为笑，重新上车。想来上厕所的呼声，只不过是句托词。

坐在车上，“巧克力”再度“发难”：“我不要告别，我就要和奶奶在一起。”妻子又哄了一番，他才贴着椅背，渐渐睡去。

没有人喜欢告别，可人生总会面临许多告别，小到周末的告别，大到生死的告别，虽不情愿，但不得不面对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外讨海，母亲外出做小工，家中无人，只得将我寄放在外婆家。于是，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光，我基本上都是在外婆家过的。

一天正值周末，外婆要重修院落，需要去岩仓中采石，就将我带在了身旁。那时，我年少贪玩，趁着外婆不备，匆匆爬上岩仓，结果一个不慎，从岩上摔落，额头碰到岩角，立即血如泉涌。

外婆听见我的哭声，赶紧冲过来将我抱起，往村里的小诊所跑去。一路上，我闻得到汗水与血水交织的味道，也感觉得到外婆着急的喘息声。

包扎完毕后回家，外婆被外公一顿好生责骂。望着外婆愧疚的眼神，我五味杂陈，心里不知怎么形容。

打从那时开始，我和外婆的关系，又亲近了许多。

上学期间，每逢父亲出海归来，母亲也会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回家小聚。但每一次小聚，对我而言，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。人生往往如此，和一些相人相聚，意味着要和另外的人告别。

母亲来接我时，外婆总会挥着手，说没事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可我连这几天的分开，也忍受不了，从外婆家院子出来后，就已哭成了泪人。

短暂的小学时光中，类似的告别，总会让人歇斯底里。

上了初中高中，和外婆重逢的时光越发短暂，处在别离的时光，就更长了。

一个周日下午，为了准备晚自习，我照例在下午3时左右上了公共汽车。那时，外婆恰巧从旁经过，从车窗外望到了我。我遥遥地喊了声外婆。

其时车子已缓缓启动，只见外婆四下张望，突然冲到一个摊贩前，挑了两个茶叶蛋，灰蓝色的布鞋不断跳动，很快就跑到我的车窗边上。她吃力地举起手中的茶叶蛋，往车窗里塞，边塞边朝我说，车上带着吃。车子渐开渐快，外婆的身影也被抛在后头，我伸头出窗，只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，久久立在原地。

工作后，我投身营销行业，只身留在嘉湖地区。每逢节假日，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，回家的日子，就更少了。

有天深夜，母亲突然给我来电，说外婆得了重病，怕是不行了。一夜无眠，次日一早，我正赶往车站，母亲又给我来电，说外婆已经过世了。

坐在出租车上，我泪如泉涌。经历了千百次的告别，我最终没能赶上最后的告别。

车子停稳，儿子依旧沉浸在梦乡中，通红的眼眶，仿佛仍在为短暂告别诉说不甘。

也许，只有等他长大，经历了千百次的告别，这短暂的告别，才不会让他如此痛彻心扉。

千百年来，中国人喜谈生，讳言死。原因，无非是人生最大的重逢，莫过于生，最大的告别，莫过于死。人人皆渴望相逢与厮守，人人皆不喜告别。

但人生，本就是一场告别，从出生那一刻起，我们不断经历着告别：友人一别就各自天涯，再无后会之期；父母青丝渐白，我们永追不上；夫妻约好厮守一生，却总有先来后到。

直到最后，我们与世间进行最大的告别。但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和每一份挥之不去的感情作别。

我突然想起，似乎，刚刚离开时，我忘了与母亲告别。

下个周末，再见面，再告别，哪怕只是道一声珍重也好。我也要记得，好好珍重每一次告别。

